

四十二家新华书店上海书城恢复营业

顾客首选抗疫类书

昨天开始,福州路上的上海书城结束了一个月的闭店,静悄悄地重新开始营业了。今天一早,书店门口的台阶上有几位顾客已经徘徊着等待开门。截至目前,42家上海新华传媒旗下各区新华书店、上海书城开业迎客,更多门店也将陆续开放。进入上海书城的顾客除了戴口罩、测体温之外,还需要出示随申码或近14天活动轨迹,虽然后面这一项会稍稍耽搁顾客进店的时间,但顾客都积极配合,珍惜眼下来之不易的“书店行”。

据上海书城总经理赵峰观察,昨天第一天重新恢复营业,福州路店接待的顾客数量是平时的六到七成。“来逛书店的孩子很少,顾客进入书店有显目的性的比例提高了,教辅读物和‘抗疫’类书籍成为大家的首选。”相比较其他门店,上海书城特殊的地理位置对读者来说更具吸引力,平常喜欢进来逛逛书店的读者就很多。昨天也有一部分顾客就是仅仅想进来看看,“毕竟那么多店都关闭了许久,大家都想出来走走,书城成为复工复产的一个窗口。”

上海书城福州路店店内客流超过500人时会采取限流措施,避免读者长时间逗留,休息区座椅已全部撤离。此外,上海书城福州路店中央空调全部关闭,关闭东、西两个卖场的进出通道,采用随申码进行读者验证,或登记身份证加手机号码方可进门。门口台阶处、收银台等都设置了一米线,确保人与人之间保持一米距离。

针对开设于商业综合体内的店中店,比如五角场书城、周浦万达店等23家门店,门店店长也将加强与商城物业方沟通,尽量争取商城方的支持,关闭所有中央空调,在进店处、人群聚集滞留处摆放提示牌,引导读者减少聚集;在收银台、畅销图书区域等显著位置摆放提示牌,引导读者保持一定的间隔距离。位于综合性商业体内的西西弗、言几又、钟书阁、大众书局、现代书店等品牌连锁书店保持营业状态。

本报记者 徐翌晟



上海书城员工营业前做好防疫措施

这个春天会被铭记

“华语原创音乐剧孵化计划”开征抗疫故事

本报讯(首席记者 孙佳音)“2020年的春天,需要被铭记;用文字和音符去铭记,是我们抗疫的方式。”由上海文化广场剧院管理有限公司主办、海笑文化协办的“2020华语原创音乐剧孵化计划”日前开启了一项特别征集——以疫情为线索,记录危难之际的真情真爱。

上海文化广场剧院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此次孵化计划总策划费元洪介绍说:“孵化计划本是一个不受题材限制的创作机制,我们一贯鼓励创作者自由创作。但身在疫情中,耳朵所听,眼睛所见,令人深受震动。而今年5月将在上汽·上海文化广场上演的一部音乐剧《来自远方》就是因为‘911’而创作诞生的作品,此次也因为突发的疫情被迫取消。这些启发了我们,也许我们可以用音乐剧的体裁来孵化一部原创作品,表达创作者对此次疫情的感受。因此才有了这样一个特别的‘命题作文’。”

“2020华语原创音乐剧孵化计划”是“演艺大世界——2020上海国际音乐剧节”中的一项计划,也是国内首个集平台与模式之力,从音乐剧创作阶段提供助力的孵育项目。整个计划在过程中不但孵化“作品”,更孵化了编剧、作曲、演员等音乐剧行业的储备人才,因此被誉为“一双能看到行业广阔未来的眼睛”。该计划时长横跨一整年,前期提供孵化系列讲座、分享会,为参与者提供创作的支持与答疑;中期将举行有观众和评审共同参与的入围作品剧本朗读会,后期将遴选出最终入围作品,

并在年底时呈现最终工作坊,直至对接市场。在去年第一届孵化计划中,前期共收到72位创作者的77部原创作品,近800名观众报名观摩剧本朗读会,在12月的3部作品最终工作坊呈现中吸引到逾1700名观众报名。今年是这项计划开启的第二年。

今年的孵化计划在流程上有所提升,导师和评审团队也进行了升级更新,将由音乐学者、教授陶辛、来自中国台湾地区的资深音乐制作人黄韵玲、资深音乐剧人费元洪和音乐剧制作人王海笑组成孵化评审,作曲家金培达、导演编剧樊冲、导演编剧马达、编剧高瑞嘉以及来自中国台湾地区的编剧演员刘亮佐组成风格多元的孵化导师团队。近期孵化计划推出了5场大师班,王海笑、樊冲、刘亮佐、金培达和陶辛等5位老师将在B站的直播间里“云”开课。

第二届孵化计划的剧本征集截止日期原定于3月1日,现延迟到3月22日。主办方针对这次的特别征集放宽了要求。例如普通题材的剧本征集需要提供完整剧本(40页以上,含歌词),而特别征集中可以提交故事大纲(3-5页,含剧本完整章节题目及详细章节内容介绍)。谈及此次新增特别题材的征集原因,孵化评审、音乐剧制作人王海笑补充道:“孵化计划本身就是挖掘属于中国、影响中国的故事,在这个时候,有很多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他们也想把自己的故事讲述出来。我们也想鼓励他们,去发现那些值得被记录、被音乐剧所呈现的故事。”

欠薪足球俱乐部今日期限已到 玩不起来的就走吗?

体坛观察

生存,或者死亡,今日见分晓!本周二,中国足协向几家存在伪造签字和拖欠工资、奖金的俱乐部发去了最后通牒,要求他们必须在本月28日之前结清所有拖欠款项,同时要获得能够支付2020赛季工资、奖金的担保。如无法达到要求,足协将直接取消其职业联赛注册参赛资格。“最后期限”已到,中国足坛或许将面临一场“地震”。



中鑫退出朱炯无奈 本报记者 李铭坤 摄

多家面临困境

事实上,足协早在去年年底就下发了相关通知,重拳出击欠薪恶习,所有中超、中甲、中乙俱乐部必须上交2019年俱乐部球员、教练的工资确认表。原本2月3日是截止日,但有多家俱乐部没有提交,包括中甲的上海申鑫、广东华南虎和中乙的四川隆发、南京沙叶、福建天信、大连千兆、银川贺兰山、延边北国、吉林百嘉、保定英利易通、深圳鹏城等。

中甲的辽足也面临随时解散的境地。此前虽然他们已把球员工资确认表上交给了中国足协,但很多球员纷纷向中国足协举报辽足作假,伪造其签名,因此辽足能否保住中甲资格仍是未知数。同时,中甲的内蒙古中优、北体大和中乙至少还有三至四家俱乐部也面临与辽足相同的问题,因此不排除接下来中甲、中乙的“退出潮”会进一步加剧。

即使在中超领域,上赛季因为投资人被拘而导致被天津市体育局托管的天津海俱乐部也面临解散的危机。目前海俱乐部在内外援引进方面还没有动静,一度无限接近加盟该队的郜林,如今也已改投深圳佳兆业。假如海真的因为无力经营而退出,深足很可能会递补重返中超。

三大门槛难过

由于疫情的影响,中国足协把“最后期限”也一拖再拖。目前,中国足协已经专门成立了准入审核工作组,并且给相关俱乐部发出通知,明确提出了三点要求:一、在2020年2月28日之前,俱乐部须结清2019赛季

所有的工资奖金并提供相关证明;二、在2020年2月28日之前,俱乐部须获得国内银行开出的保函,担保俱乐部能全额支付2020赛季的所有工资和奖金;三、在2020年2月28日之前,俱乐部须获得当地体育局出具的同意俱乐部参加2020赛季联赛的公函。

从这几点要求来看,一些“困难户”很难在短时间内凑齐必需的资金,毕竟投资一支球队,哪怕是中乙球队,每年也至少需要上千万元,而众所周知足球是一项“烧钱”的运动,想通过足协盈利可能性微乎其微。在足协的高压之下,今天结束之后恐怕还会传出一些俱乐部无奈退出或解散的消息。

一次“刮骨疗毒”

是“苟且”地活着,还是“健康”地生存?很显然,在陈戌源上任新掌门之后,中国足协已经下定决心治疗欠薪的恶习,此举也被外界视为一次“刮骨疗毒”。放在以往,总有一些俱乐部对球员和教练该发的工资奖金能拖则拖,几个月甚至大半年都不发,到年底再想办法做工作,威逼利诱签字画押,导致不少俱乐部财务状况极其恶劣,实在不行就赛季中途一“跑”了之。如此这般,显然不利于中国足球的可持续性发展,也严重损害联赛的形象和品质。

当然,将这些欠薪俱乐部扫地出门,从短期来看,势必会造成一些影响,尤其是中甲、中乙联赛很可能要面临重新洗牌。不过,风物长宜放眼量,如果“排毒”成功,一个更加干净、有序、高质的联赛能呈现在球迷面前,才是中国足球的福音,不痛下决心怎么行?

首席记者 关尹

场外音

长痛与短痛

◆ 关尹

回顾已经结束的2019赛季,相信很多人对上海申鑫的遭遇印象深刻。这支“老牌”球队中途数次传出因资金困局而无法维系、面临解散的窘境,好不容易在各方努力下才勉强坚持到联赛结束,年末还是宣布退出,实在令人唏嘘不已。

像申鑫这样挣扎在生存线上的“贫困户”,其实为数不少。在中超各家“土豪”纷纷一掷千金、军备竞赛不断升级、外援花费一再攀升的背后,是众多中小俱乐部艰难而蹒跚的背影。国内联赛只是看上去繁荣热闹,实则隐藏着巨大的危机。就像一副多米诺骨牌,说不定哪天就会轰然坍塌。

所以,中国足协在力推限薪、限资的同时,也开始着手“清理门户”,驱逐欠薪俱乐部。要不然,中甲中乙联赛总不时传出“玩不起”的新闻,简直贻笑大方。

这一刀砍下去,难免自己也会受伤。比如,原本足协还打算中甲、中乙扩军,增加联赛场次,现在呢?一些欠薪俱乐部要是被清理干净,联赛想要维持原来的规模都成问题。

但长痛不如短痛。一个健康的、能可持续性发展的联赛体系,容不下这些“黑户”。与其到时为他们能不能踢完一个赛季而揪心,联赛支离破碎,不如现在就把他们扫地出门,还中国足球一个体面。